

伊朗开辟石油出口新通道

启用新出口终端,绕开霍尔木兹海峡,从阿曼湾日出口油品 100 万桶

■本报记者 王林



伊朗总统鲁哈尼表示,贾斯克石油出口终端的落成,可谓伊朗石油工业史上的“里程碑事件”,为伊朗石油出口业务开辟了更多空间。

伊朗近日宣布,该国第二个石油出口终端正式启用。这个位于阿曼湾 Makran 海岸贾斯克港口的出口终端,将帮助伊朗“完美”避开海湾地缘政治角力焦点霍尔木兹海峡,实现石油出口渠道分散化,进一步强化伊朗能源经济安全。

绕开“敏感”的霍尔木兹海峡

据伊朗通讯社报道,此次启动的是伊朗戈勒-贾斯克输油项目的一期工程。其中,长约 1000 公里的戈勒输油管道全面投产,位于阿曼湾的贾斯克石油出口终端则进入 35 万桶/日的试出口阶段,预计明年 3 月整个项目全面投产后,出口能力最高可达 100 万桶/日。

伊朗总统鲁哈尼发表电视演讲称:“这是一项战略举措,对伊朗是重要的一步,确保我们能够持续推进石油出口,这也是我们对美国发动‘制裁战争’的回应。随着我们首次从阿曼湾出口石油,西方意图干扰伊朗石油工业的举措将被全面打破。”

据了解,戈勒-贾斯克输油项目是伊朗最大的投资项目,由于具有高度敏感性,已在各个阶段进行了几次附加测试,旨在确保能够以最佳质量完成。该项目于 2019 年启动建设,总投资达 530 亿美元。其中,戈勒输油管道西起布什尔省的戈勒,东至阿曼湾贾斯克港口,可输送重质、中质石油;贾斯克石油出口终端占地 60 公顷,直接通过广阔的阿拉伯海,可出口重质、轻质石油以及凝析油。

对于贾斯克石油出口终端的启用,伊朗石油部长赞加内高度期待,称这将进一步“助力伊朗石油出口增长,强化国家能源安全、助力德黑兰重夺石油市场份额”。

标普全球普氏的消息称,戈勒-贾斯克输油项目目前已经完成 82%。贾斯克石油出口终端配备了总储量达 1000 万桶的 3 个储油库,石油通过戈勒输油管道送至贾斯克出口终端之后,将随即存入储油库,之后按批装载到超大型油轮中,最终驶入印度洋。

摆脱单一出口渠道

贾斯克石油出口终端负责人 Vahid Maleki 透露,7 月 26 日,第一艘油轮抵达该终端,午间已经开始了首批 30 万桶重质石油的装载工作,但并未透露这批货物的最终目的地。

鲁哈尼表示,贾斯克石油出口终端的落成,可谓伊朗石油工业史上的“里程碑事件”,为伊朗石油出口业务开辟了更多空间。“我们终于摆脱了唯一且单一的出口渠道依赖。”

据了解,伊朗原本只有一个位于本土哈尔克岛港口的石油出口终端,一旦出现问题,石油出口将立即被迫中止。半岛电视台新闻网指出,为了确保石油运输安全,减少对霍尔木兹海峡的依赖,伊朗近年来一直在推进戈勒-贾斯克输油项目的建设。

相较于哈尔克岛石油出口终端,贾斯克石油出口终端装货时长缩短,地理位置正好在霍尔木兹海峡出口处,极大节省了前往公海的航行时间,减少了运输成本和保险费用。据赞加内透露,通过戈勒输油管道将石油运输至贾斯克石油出口终端的成本约为 0.4 美元/桶,而通过油轮运输则需要 0.6 美元/桶,“从经济上讲,成本会很快收回”。

伊朗一直将提高石油产能视为优先事项。今年 5 月,赞加内还公开表示,伊朗的目标是将目前的产量增加近 3 倍,

以增强“能源实力”。欧佩克的数据显示,伊朗 6 月的石油产量已达 247 万桶/日。

在伊朗看来,戈勒-贾斯克输油项目是国产化程度最高的石油项目,一期工程的投产是打破西方制裁的象征,更是保障伊朗石油出口可持续性的体现,为阿曼湾沿岸地区创造就业的同时,还实现了出口渠道分散化和多元化。

海湾新闻网报道称,伊朗计划在阿曼湾沿岸地区建设炼油厂、石化工厂等,以带动该地区的生产和经济发展。

战略意义高于经济价值

不过,有业内人士指出,戈勒-贾斯克输油项目对伊朗石油经济贡献有限,100 万桶/日的出口能力并不算很大,而且贾斯克石油出口终端的总储油量也仅为哈尔克岛石油出口终端的一半,显然该项目的战略意义远高于经济价值,相当于给伊朗石油运输多加了个“保险”。

一直以来,美国和伊朗之间的一点“风吹草动”都可能波及海湾能源出口,霍尔木兹海峡过去数十年都处于地缘政治角力的旋涡中,全球大约 20% 的石油,1/3 的 LNG 都要经过这条海峡,其一直是区域各个势力的必争之地。这在无形中增加了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风险,进而影响国际石油市场的走势。相比之下,阿曼湾的影响力就甚少得到关注,但实际上只要是海湾地区的石油,不管运到哪里,只要是海运,必然要经过阿曼湾。霍尔木兹海峡以西是波斯湾,以东就是阿曼湾,而阿曼湾是由阿拉伯海和印度洋进入波斯湾的唯一入口,其地位同样举足轻重。

美国 CNBC 新闻网指出,伊朗启动新的石油出口终端可以缓和霍尔木兹海峡区域的紧张局势,但同样提前占据了阿曼湾的出口战略要地,间接为伊朗未来提升石油产量和出口量铺平道路。鉴于“欧佩克+”已经就未来逐步增产达成一致意见,伊朗启用新石油出口终端意味着未来一段时间市场或将涌入新一波石油供应量,在此背景下,国际石油市场将进一步承压。

排放量较低的“新”煤电设施将率先被关,高碳排老旧电厂反被保留,且退出补偿金额被指过高——

德国“弃煤”操作引争议

■本报记者 李丽曼

2020 年德国正式推出了竞争性招标机制,引导德国用硬煤发电设施及产能小于 150 兆瓦的小型褐煤电厂关停。德国政府将为选择提前关停煤电的运营商总计提供超过 400 亿欧元补偿。

7 月 26 日,德国能源监管机构 BNA 开启第四轮硬煤发电“退役”竞标,计划退出产能 433 兆瓦。中标的褐煤电厂预计将获得来自德国政府的补偿,但厂商需要在 2023 年前关停煤电设施。

前两轮招标获得“超额认购”

2019 年 7 月,德国能源部首度公布了一系列煤电“退役”招投标计划,鼓励硬煤发电运营商积极参与,宣布德国将在 2020 年至 2027 年期间,为提前关停煤电设施的电力运营商提供相应赔偿。截至目前,德国已完成三轮硬煤发电产能退出竞标,总计有超过 8 吉瓦的煤电设施获得了补偿。

据 BNA 透露,2020 年底,德国能源部举行的第一轮煤电退出竞标中,总计收到了 11 个煤电厂的投标,总产能达 4800 兆瓦,占德国硬煤发电总产能的 20% 左右,超出了德国政府的预期。最终,每兆瓦发电量最高获得了 16.5 万欧元的补偿。今年 4 月举行的第二轮竞标情况类似,总计有 1.5 吉瓦煤电设施最终中标。

德国能源部长 Peter Altmaier 称此前两轮“超额认购”的现象是“鼓舞人心”的信号。

BNA 称,德国最新一轮硬煤发电退出招标将涉及 433 兆瓦产能,最晚将在 2022 年 1 月公布开标结果,中标的煤电设施每兆瓦最高将获得 11.6 万欧元补偿。

关新的、留下旧的惹争议

尽管德国硬煤发电运营商对竞标退出机制反应积极,但目前的中标结果却引发了一定争议。在已经完成的三次竞标中,多座 2010 年后建成的煤电设施“打败”了建于 1980 年以前的老旧设施中标。这意味着,相对较为环保、排放量较低的“新”煤电设施将在短期内关停,但排放量更高的一批老旧煤电设施却能够得以保存。

分析认为,这一结果主要是德国能源部制定的竞标规则所致。按照规则,最终德国政府与煤电运营商双方商定的赔偿价格与该煤电设施运营商提出的要求以及二氧化碳排放量相关,二氧化碳排放相对较低的煤电厂投标通常能够获得更高的补偿。与此同时,由于德国政府已明确表示,将在 2020 年至 2027 年期间,逐步降低补偿额度,2027 年后,德国将不再为淘汰的煤电设施提供任何补偿。在此情况下,投入相对更高的现代化煤电设施为拿到补偿,不得不在最早时间内开始竞标。

据了解,在第三轮煤电退出竞标中,最终中标的煤电设施平均每兆瓦获得的补偿约为 10.2 欧元左右,已大幅低于首轮竞标,而这轮参与投标的煤电运营商数量较此前也有所下降,获得中标的煤电总产能较德国政府计划的退出产能低 14% 左右,这也是首次出现了认购不足的现象。

经济咨询公司 Frontier Economics 对此评论称,“尴尬的”规则导致了“矛盾”的结果,德国应逐步修改竞标规则,在未来的竞标中获得更加合理且有利于环保的结果。

高额补偿被指“浪费纳税人钱”

据了解,虽然目前全球有许多国家都陆续出台了“退煤”时间表,但仅有德国、荷兰等少数几个国家配套出台了为煤电运营商提前关停而提供补偿的相关政策。不过,对于为煤电运营商提供高昂补偿费用的举措,德国各方也仍有争议。

德国绿党领导人 Oliver Krischer 指出,现在德国积极推动煤电退出的政策方向是值得欢迎的,然而,德国对于退出煤电的补偿金额“本可以更低”。Oliver Krischer 表示:“目前,德国电力市场本身对于煤电的需求就已经很低,煤电资产本身就是可以抛售的资产,但因为这些煤电厂获得了高额补偿,现在反而让其成为了积极的投资。”

可再生能源开发商 LichtBlick 也

表示:“煤电设施争相退役对气候来说虽是好事,但对于纳税人来说却是坏事。”

今年 3 月,欧盟甚至派出了调查组就德国煤炭退出补偿这一事件进行调查,试图查清德国是否借此机会为该国电力企业提供大量资金支持。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德国鼓励煤电运营商提前关停,但 2020 年德国仍在批准新的煤电项目上马。德国多家环保机构负责人表示,虽然德国政府出台了可再生新能源发电目标,但 2020 年 5 月,德国还允许新建的 Datteln 4 煤电厂正式投入运营,该煤电厂全生命周期碳排放量或达 1000 万吨,这一操作很可能削弱德国的退煤力度。

而对于“挺煤”方来说,德国目前的退煤进程却显得“过快”。德国煤炭进口商组织 VDKi 表示,今年上半年,德国硬煤发电量同比增长了 1/3 左右,在天然气电以及可再生新能源发电供给不足的情况下,快速淘汰硬煤发电可能不利于维护德国能源安全。据了解,截至目前,德国电力供给中仍有约 25% 来自于煤电。



资讯

英国推迟出台氢能战略

本报讯 据标普全球普氏报道,由于英国商业、能源和产业战略部商业和工业部还未敲定相关支持措施的预算,英国政府近日再次推迟了备受期待的氢能战略的出台时间。

英国国会议员、环境审计委员会主席 Philip Dunne 表示,英国政府对于氢能发展缺乏清晰的愿景和规划,产业战略的缺乏将阻碍英国氢能产业的发展和壮大。

“我们迫切需要一个具体的氢能战略,来帮助全英国的相关企业释放真正的潜力,助力英国实现低碳未来。”英国议会保守党成员、氢能小组副主席 Alexander Stafford 称,“氢能战略的任何延误都可能使英国失去原本在氢能领域的优势。”

根据英国市场研究机构 Aurora Energy Research 的报告,到 2050 年,氢能可满足英国终端能源需求的 50%,同时,将在英国实现净零排放目标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氢能战略的“迟到”也影响了企业对英国氢能产业的投资进程。西门子能源英国负责人 Steve Scrimshaw 透露,希望进军英国氢能领域的相关投资者和公司都在等待氢能战略的公布。

英国氢燃料电池协会首席执行官 Celia Greaves 强调:“英国面临着氢能产业发展落后的风险。如果错过这一重要的发展机会,英国未来将不得不大量依靠进口来助力实现净零目标。” (仲蕊)

巴西电力缺口将持续扩大

本报讯 日前,巴西电力运营商 ONS 发布最新通知称,受近期极端干旱天气的影响,巴西的电力缺口将持续扩大,预计到今年 11 月可能达到 2 吉瓦左右,届时将不得不加大从乌拉圭和阿根廷的电力进口量。

据了解,水电在巴西的电力供应中占比约为 65%。根据 ONS 的测算,按照水电站以最大负荷发电的情形计算,预计到今年巴西旱季结束,也就是 11 月底,巴西水电站的水位可能仅剩 10%~12% 的水平,这将导致巴西的缺水更为严重。

数据显示,未来数月里,巴西电力供需或将逐步趋紧。雪上加霜的是,ONS 称,由于目前巴西的天然气和煤炭发电设施正处于维修期,其产能预期也将受到影响。

根据 ONS 的预测,今年巴西的电力需求可能上涨 69.4~70.9 吉瓦。

据悉,为解决电力问题,目前巴西正积极寻求进口电力。今年 7 月,巴西平均每天从乌拉圭进口大约 562 兆瓦的电力。 (李丽曼)

铁-空气电池或成储能“潜力股”

本报讯 近日,电池初创公司 Form Energy 宣布,其最新研发的铁-空气电池最长可持续供电 100 小时,单位发电成本仅有锂电池的 1/10,或将成为长时间、低成本储能电池领域的“新星”。

据了解,铁-空气电池主要利用铁的氧化还原反应,在放电模式中,许多微小铁粒子暴露在空气中生锈,金属铁失去电子进而放电;充电模式则利用电流将氧化铁还原成为金属铁。

据法国金融咨询机构 Lazard 发布的研究数据,大型锂电池的储能成本目前仍维持在 132 美元-245 美元/兆瓦时(约合人民币 0.855 元-1.588 元/千瓦时),而由 Form Energy 开发的铁-空气电池的储能成本仅为锂电池的 1/10 左右,从原料以及开发工艺上来看,这也是目前开发成本最低的储能系统。

据可再生能源网站 Recharge 报道,Form Energy 公司目前已完成了铁-空气电池的试验工作,未来将考虑接入电网、投资开发铁-空气电池储能示范电站,预计将在 2023 年建成一座容量为 300 兆瓦的试验性储能电站。

在可再生能源发电接入电网比例不断攀升的情况下,长时间、稳定且低成本的储能电池必不可少。除目前主流的锂电池外,锌-空气电池、钒液流电池等新兴技术也获得了广泛关注,铁-空气电池作为最新一种“潜力技术”,也引发了业内关注。据了解,该电池技术已获得了比尔·盖茨、杰夫·贝索斯等人旗下风险投资机构的支持。

德国钢铁巨头 ArcelorMittal 公司全球研发主管 Greg Lydkovsky 此前也表示,铁-空气电池技术“拥有解决可再生能源间歇性的巨大潜力”。 (李丽曼)